



後集卷三末

瘦四媚四妓四

瘦四短四窈四陋四形四貌四相四似四外四貌四徒四美四

瘦四短四窈四陋四形四貌四相四似四外四貌四徒四美四

瘦四短四窈四陋四形四貌四相四似四外四貌四徒四美四

目附婦人眉患目

鼻耳附耳聾

耳附口吃

唇

舌七齒八

髮

鬚附髭

腹心附膽

手足

觸六腰三

魂魄

十三

13
1804
9



○寵妾詳書要語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曲禮賤婢不可以為主西漢書無

以妾為妻左漢五之禮妻不在妾御其敢當女郊特牲士妾有子而為之緦

無子則已表服小記惑於婢妾碩人序寵之專房燕霍光傳今人持被且二

省丁寧顧婢子語刺刺不能休韓送殷伯亨豈惟炊爨之勞抑亦巾箱之寵

六帖詩句鬱金香汗裏秋巾山石榴花殊無裙白集

古今事實如夫人齊侯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七傳十教美人戰孫武以

兵法見吳王闔閭於是出宮中之美人計數十人分為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

為隊長乃三令五甲之於是鼓之左婦人皆大笑復三令五甲而鼓之右婦人

復大笑孫子斬左右隊長用其法復鼓之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孫子曰兵

大整齊惟王所用雖赴水火可也私盜信漢姜盎使吳吳王欲使將不肯

使五石人圍守之初盎為吳相從吏私盜盎侍兒盎知之弗泄遇之如故從

吏亡去盎自追之以待者賜之復為從吏及盎見守從吏適為司馬買二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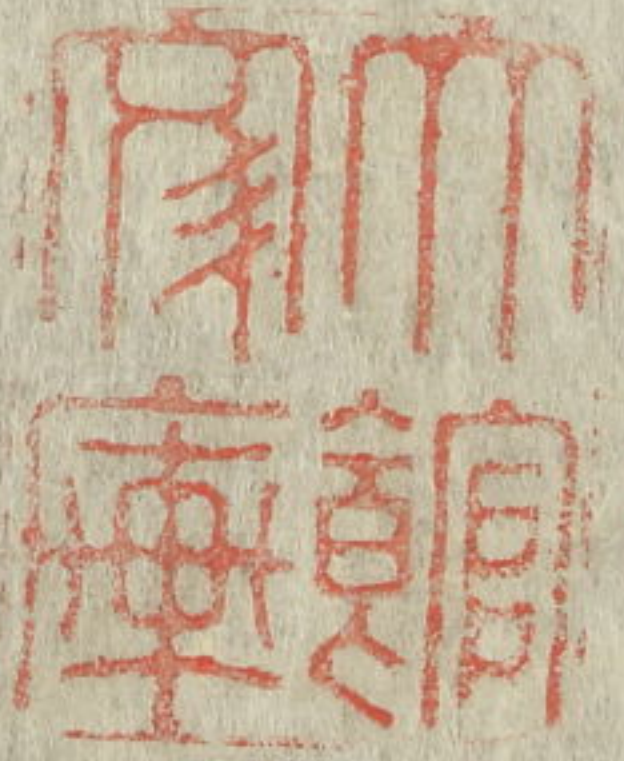
醇醪醉西南陬卒夜引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盎曰何為者

司馬曰臣故為君從吏盜侍兒者也乃以刀決帳道從醉卒直出司馬與分

皆盜行七十里明見梁騎馳歸私通生見代後堂管絃馬絳帳女樂馬

師掩袖泣下後漢憐姜妾樊通德能言趙飛燕姊妹事既作飛燕外傳與班

後集



固同時 玄語通德曰斯人俱灰滅也盛時疲精神馳驚嗜欲寧知終歸荒田
有文各 野草乎通德掩袖視竹影以手攤髮凄然泣下 燕燕相見 漢成帝嘗微行出
過陽阿主作樂上見趙飛燕而悅之先是有童謡曰燕燕尾涎七張公子時
相見蓋帝每微時常與張放俱而稱富平侯家故曰張公今正聲清世魏武
有一妓聲音清高而情性酷惡欲殺則愛才欲置則不堪於是選一人聲及
之便殺性惡者世說携妓東山謝安樓連東山放情任整好音樂每游賞必
以妓從 幃諸妓作樂我見亦盛 別宮交館 幸夫與政 王道有辛亥姓雷
頗與政事納其察公謂之雷尚書語林曰雷有寵名浴店世說 露醜通妾王導
與周顛及朝士詰尚書紀瞻觀妓瞻有愛妾能為新聲頭於衆中欲通其妾
露其醜穢頗無怵色有司奏免頭官詔特原之 開啓放妾 五處仲敦世許
以高尚之目嘗荒恣於色體為之弊左右諫之虞仲曰吾乃不覺爾如此其
易耳乃開後閣驅諸婢妾數十人出路任其所之時人歎焉 娶妾主妾 晋丞
相參軍宋挺乃劉陶門人陶亡後取陶妾為妻劉隗劾奏挺殺其死主而專
其室序在二之義傷不倫之序請除挺為民奏可 細骨輕軀 石季倫所愛婢
數千人季倫常屑沉水香塵末布象牀上使所愛者踐之無跡者賜真珠百
琲若有跡者即節其飲食公體輕故閨中相戲曰亦非細骨輕軀那得百

琲真珠 綠珠 廣樂氏女有容貌石季倫以真珠三斛買之即綠珠也孫
秀使入求之崇竟不許崇曰我為爾得罪珠白當効死於君前因自投於
樓下而死秀怒乃勸趙主倫誅崇遂矯詔收崇及潘岳歐陽建等母兄妻
子皆被害 之 宋頽延之有愛姬非姬食不飽寢不安姬馮寵盛延之
墜寐至損子峻殺之延之痛情哭曰貴人殺汝非我殺汝以夕日臨哭忽見
妾排屏風以壓延之恨墜地因病卒 易妓不許 宋蕭惠開赴益州路經江陵
時吉翰子在荆州與惠開有舊設女樂有美者惠開就求不得又以四妓易
之不許惠開怒斬吉納其妓啓孝武云謗訕朝政 爲妓衣 梁夏侯氏性儉
率有妓妾十數並無被服每有宴會常隔簾奏樂時謂簾爲夏侯妓衣 娶妾
得 子見無 老不遣妾 齊張瓌位光祿大夫妓妾盈房或譏其衰暮女嬃瓌
曰我少好音律老而方解平生嗜音欲無一復存唯未能遺此耳 美上娶妾
張跋欲娶妾妻曰子諷白頭吟妾當聽之跋斬而止 屏婢見客 見問疾門
老 白樂天既老乃錄家事會經費去長物妓有樊素者年二十餘
綽綽善歌舞唱揚柳枝人多以曲名之由是名聞洛下樂天既老又病風
將放之素慘然泣下不忍去樂天悠然不能對遂不能忘情焉按顧况有
宜城放琴客詩曰琴客宜城之愛妾也宜城請老愛妾出嫁不禁入之欲

而私耳目之娛達者也妾為所讓唐王甫郎中喬知之有婢名窈娘藝絕

當時武延嗣聞之欲見既見即留之無復還知之痛憤因為詩賂聞者

以達窈娘窈娘繫於裙帶赴井而死延嗣見之使酷吏誣非知之下獄死

古今詩話妾為夫人杜佑議者謂佑治行無缺惟晚年以妾為夫人有所

蔽云謂之妓園唐申王每冬月苦寒冷宮女密圍而坐謂之妓園

即荀鶴也池陽集雪兒善歌雪兒者李密愛姬每賓朋文章有奇麗者付

雪兒膺律歌之北齊書不許妾進崔樞夫之治家整肅容儀端麗不許

群妾作時世粧兒殺其妾嚴武幼豪爽母裴不為挺之所容獨厚其妾

武始小歲怪問其母其母語之故武奮然以鐵鎚就英寢碎其首左右驚

曰挺之曰即戲殺英武辭曰安有大臣厚妾而薄妻者兒故殺之非戲也

父奇之曰具嚴挺之子奪寶辨妻見夫婦四虞燕子張建封節制武寧

納舞妓盼盼於燕子樓公寔而不宅適肉臺盤南唐孫晟官至司空每食不設

几案使眾妓各執一器環立而侍號肉臺盤時人多効之謂妓移韓昭

載本高密人後主即位頗疑北人有為死者而熙載且懼愈肆情坦率不遵

禮法破其財貨舊集妓樂殆數百人日與荒樂度家人之法所受月俸至

散盡妓女所有而熙載不能制之反以為責然日不能給遂散牙復作

者持燭吹琴俾舒雅執板挽之隨房歌鼓求丐以足日膳日暮亦不禁其

出入或竊與諸生稜雜而活熙載見趨過而笑曰不敢阻與而已及夜奔

客復者其客詩曰最是五更留不住向人頭畔著衣裳時人謂比齊徐之

才豁達無以過之湘素雜記武人置妾杜大中自行伍為將與物無情雖

妻有過亦不杖杖之有愛妾才色俱美大中感表皆此妾所為一日大中

方寢妾至見兀間有紙頗佳書子闕臨江仙有彩鳳隨鴉之語大中覺而

視之云鴉且打鳳於是掌其面至項折而斃聲色移人真宗臨御歲次中

外無虞與群臣燕語或勸以聲妓自樂王文正性儉約初無姬侍其家以

二直省官治錢上使內東門司呼一人者責限為相公買妾仍賜三千

兩一人歸以告公公不樂然難逆上之旨遂聽之初沈倫家破其子孫

嘗銀裝皆錢塘錢氏昔以遺中朝將相者花籃尖桶之類家人所有真省

官與沈氏議止以銀易之其白於公公囑慶曰吾家安用此其後姬妾環

具乃呼二人問昔沈氏什器尚在可求否一人謝曰向移以銀易之今見在

後集

乏既而世衡起入內落於壁隙窺之竊與侍姬戲世衡出掩之慕恩慚恐請
罪世衡笑曰君欲之耶即以遺之由是得其死力諸君有真者使慕恩討之
無不克記陳水侍姬訴客王韶罷副樞知鄂州官客出家妓坐客張續醉挽妓
不前時擁之妓泣訴於韶坐客皆失色韶曰出爾曹以娼質乃令客失歡命
取大杯罰妓人伏其量娼妾王均李順之亂凡官於蜀者多不挈家
以行張公諫知益州單騎赴任官屬皆其嚴峻莫敢畜婢使者公不欲絕人
情遂自買一婢以待市櫛自此官屬稍置姬侍在蜀四年被召還闕呼婢父
母出買以嫁之仍處女也錄行夫人亡遺妾韓魏公在相府時家有女樂二
十餘輩及韓夫人亡一日盡厚遺之同列多勸且留以為暮年歡公曰所樂
能幾何而常令人心勞孰若吾簡靜之樂也魏公不私妾司馬溫公從龐
穎公辟為太原府通判尚未有子夫入為買一妾公殊不顧夫人疑有所忌
也一日教其妾俟我出汝自飾至書院中莫公一顧也妾如其言公誦曰未
人出安得至此亟遣之穎公知之對友稱其賢錄荆公不留妾王荆公知
制誥吳夫人為買一妾荆公見之曰何物女子曰夫人令執事左右曰汝誰
氏曰妾之夫為軍大將部米運失舟家資盡沒猶不足又賣妾以償公慨然
曰夫人用錢幾何得汝曰九十萬公呼其夫令為夫婦如初盡以錢賜之見

錄
蕭然一椽燭勝婢來侍和墨伸紙遠近觀者皆知其修唐書望之如神仙多
內寵偶微寒命取半臂諸婢各送一枚凡十餘枚子京恐有厚薄之嫌竟不
敢服恐冷而喘

詩話送妾桃葉晉王獻之愛妾名桃葉獻之歌以送之云桃葉復桃葉渡
江不用楫但道無所苦若我自迎接不用楫謂橫波也金陵綠柳唐
語林云退之二侍姬名柳枝絳桃初使王庭湊至壽陽驛有詩云風光欲動
別長安春半邊城特地寒不見園花并柳巷馬頭惟有月團圓蓋有所屬也
追歸楊枝窺去家人追獲及鎮州初歸詩云別來楊柳街頭樹擺亂春風只
欲飛惟有小桃園裏在留花不發待即歸自是專屬意絳桃矣西清詩話青
之掩為已有明年暇歸以詩送之曰寂寞堂前日又曛陽臺去作不歸雲當
時聞作冰吟喇今日青蛾屬使君師聞之乃遣還金縷杜秋娘金陵女
也年十五為李錡妾錡為錡唱詞云勸君莫惜金縷衣勸君莫惜少年時花
開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不還太和中御史分務洛京者有
妓善歌詩大尉李逢吉留守求一見既不敢辭盛粧以往李命與眾姬相見

李姬四十餘輩皆出其下既入不復出見與之李亦以疾辭遂罷坐信宿耗絕死嗚呼不能已乃為詩投獻曰三山不見海沉沉豈有仙蹤尚可尋青鳥去時雲路斷嫦娥歸處月宮深紗窗暗想空相憶書幌誰憐獨苦吟料得此時天上月只應歸照兩人心李但含笑曰太好詩詩話云李元中張生與崔氏女小字鶯鶯往來後棄之鶯鶯已委身於人張亦娶適經其所求見不得崔知之潛賦一章曰一從消瘦減容光萬轉千回懶下床不為旁人羞不起為郎憔悴却羞郎竟不見元稹嘗為作歌情麗妾歌舞樂天有一妾焚素善歌小妾善舞嘗有詩曰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蛮腰其後二妾竟去云議服金石藥牛僧孺自誇服鍾乳千金甚得力而歌舞之妓頗多樂天賦贈詩云鍾乳三千兩金釵十二行退之晚年有聲妓而服金方藥張籍哭退之詩云中秋十五夜圓魄天差清為出一侍女合彈琵琶白樂天思舊詩云閑日一思舊舊遊如目前微之煉秋石未老身溢然退之服硫黃一病竟不痊退之嘗戲人不解文字飲而自敗於文妓及作李博士手墓誌戒人服金石藥而自餌硫黃乎孔毅夫故妾流落王詩晉都尉既喪蜀國貶筠州侍姬盡逐有歌者號轉春鶯不知流落何許後二年從汝陰道過市橋聞立聲甚怨問之乃轉春鶯也得句云佳人已屬沙叱利義士今無古押衙客有

足成章云幾年流落向天涯萬里歸來兩鬢華翠袖香殘空挹淚青樓雲渺定誰家云回音塵兩沉絕春鶯休轉沙園花西清醉紅裙張文潛二東坡嘗言退之詩云長安象富兒懸羅羅擅軍不解文字飲惟能醉紅裙疑若清苦自節者至云艷姬踏蓮舞清眸射劍戟則知此老子箇中興復不淺文潛戲答曰愛文字飲人俗子同科西清以妾易馬酒徒飽生多妾易妓外弟常生好乘駿馬遊行四方客求所好一日相遇於山寺兩易所好乃以女妓善四絃者換紫叱撥忽有客造席賦詩曰步及庭砌立當軒墀望新恩懼非吾偶也亦擅生疑借人乘之香散綠腰意已忘於髮髮汗流紅頰愛無異於凝脂異聞以妾易帶嚴續相公歌姬唐錫給事通犀帶皆一代尤物唐有慕姬之色嚴有欲帶之心因呼盧之會出妓解帶較勝負於一擲舉坐屏氣六節數巡唐彩大勝唐乃酌酒令美人歌一曲而別相君悵然遺之開元妓為蜂螫韓康公上元召從官數人出家妓侍飲其專寵者曰曾生偶中蜂螫少頃持扇就東吹乞詩詩中有魚吹細浪歌搖白舞簾花枝蜂入懷之句上句記姪下句記事侯備侍姬肥偉東坡嘗飲一豪士家出侍姬十餘人皆有姿伎其間有二善歌舞者名媚兒容質雖麗而軀幹甚偉豪特所鍾愛命乞詩於公公戲為四句云舞袖踰時影搖千尺龍蛇動歌喉宛轉聲撼半天風兩寒

妓頹然不悅而去蘇齋爾

用事精切張子野年八十五尚聞買妾陳述古守

杭東坡為梓述古令東坡作詩云錦里先生自笑狂莫欺九尺鬢毛蒼詩人老去為上在公子歸來燕上忙桂下相君猶有齒江東刺史已無腸平生謬作安昌客畧遺彭宣到後堂全篇多用張姓事其精切如此載蘇詩東坡云齊王李陳李常自洛之蜀載一女侍戎裝駿馬至溪山佳處朝住終日見者以為異人然李常妻柳頗悍忌李常畏之故東坡因詩戲之有河東獅子吼之句觀此則知李常載一侍女以遠遊及暮年其於枯寂蓋有所制而然耳復齋錄安不容有本公擇有婢名雲英屢欲出不果東坡有詩云怪君一身都是德近之清潤淪肌骨細思還有可恨時不許藍橋見傾國蘇詩山谷戲書秦少遊壁云丁令威化作遼東白鶴歸朱顏未改故人非微服過梁風退飛宋父擁簪待來歸秦氏為生八九子鴉烏之兄畢連尾憶從前北京狀雌未肯墮巢今汝據莫愁野雉踈家雞但願主人印纒上觀此詩當是少遊過南京有所贈主翁待少游厚欲令從婦而其家難之也此篇因有秦氏鳥故事遂皆寄言象禽以為戲下令威以指少游鸚鵡以指所贈者秦氏庭鳥指少游之細君鴉之兄言其生子已長矣宋都今南京宋父指南京王翁末句戲謂少游異時富貴雖有姬妾何傷以開廣細君之意也古樂府云烏生

九子端坐秦氏桂樹間蓋用此也蘇詩非偶荆者田氏侍兒名國香山谷自南溪召為吏部員外郎留荆州乞官嘗待報所居與此女子為鄰山谷偶見之以謂幽閑妹美目所未親後其家以嫁下俚貧民因賦水仙花寓意至云淤泥解作白蓮藕糞壤能開黃玉花可惜國香天不賞隨緣流落小民家俚高子勉種之後數年山谷卒於嶺表當時賓客雲散此女既生二千矣會荆南歲荒其夫鬻之田氏家田氏丁日邀子勉置酒出之掩袂困憐無復故態坐間話當時事相與感歎子勉請田氏名曰國香以成大史之意云蘇詩冠來公有妾曰舊桃公因會贈歌者以東綾舊桃作一詩呈公曰一曲清歌一束綾美人猶自意娉輕不知織女黃惚下幾度拋梭織得成又詩曰風動衣單手爨呵齒脫軋軋度寒梭臘天日短不盈尺何以妖姬一曲歌公和曰將相功名終若何不堪急景似奔梭人間萬事何須問且向樽前聽豔歌

婢妾羣書要語楊雄方言凡民男而婿婢謂之臧女而婦奴謂之獲張揖云婿婢之子謂之臧婦奴之子謂之獲蘇詩蘇子言謂荆淮海岱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燕齊亡奴謂之臧亡婢謂之獲或曰取貨謂之臧答得謂之獲皆謂有罪為奴婢者謂其奴婢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窰蘇詩伯卑人

不可以為主漢劉輔疏為傅婢所毒王吉傳謂傅相衣服在席之事

詩曰一婢赤脚老無齒韓贈盧全越婢脂肉滑元稹小婢立我前赤脚兩髻

古今事實婢兩盡忠周室大夫仕於周妻淫於隣主父還恐覺之為毒藥使

媵婢進之婢私曰進之則殺主父告之則殺主母因置覆酒王父怒而答之

妻恐婢言之因他過欲殺之婢就杖挺死而不言主父之弟聞之直以告主

父故其妻無納婢辭以自殺主父乃厚幣葬之家僮萬人臣不韋家僮萬

人師古曰婢妾之總稱孕者不幸張蒼長八尺餘免相後口中無齒食乳女

子為乳母妻妾以百數嘗孕者不復舉年百餘歲乃卒賣妾采名漢王莽成

帝時折節為恭儉敢為激發之行嘗私買得婢昆弟頗聞知莽曰後將軍朱

子元無子聞此兒種宜子為買之即日以婢奉子元其匿情求名如此美爛

婢手覲德婢皆讀書鄭文家奴婢皆讀書一婢不稱旨使久擲着泥中須臾

一婢來問曰胡為乎泥中答曰薄言往愆逢彼之怒術得婢郭璞至廬江愛

主人婢無由而得乃取小豆三升繞主人宅散之主人晨見赤衣人數千圍

其家就視則滅甚惡之請藥為去璞曰君家不宜畜此婢可於東南二十里

賣之慎勿爭價則此可除主人從之素姑之婢陳感素素姑之婢姑當歸

夫家初云留婢既而自從去時方有客咸聞之遽借客馬追婢既及與婢

騎而還論者非之詳見姓婢欲殺王武子左右人嘗於閣中就婢取浴衣

服婢欲殺之其人云不敢婢云若不從我當大呼其人終不從婢乃呼曰甲

欲殺也濟令殺之其人具述前狀武子不信其人曰枉不可受當於府君於

天武子經年疾因此人見形云府君當去矣遂卒般共織當問婢宋沈慶之

為宋兵校尉文帝欲北伐慶之固謂不可帝使徐湛之謂慶之曰為國盡如

家耕當問奴織當問婢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董謀之事何由帝

大笑以婢馬賭比齊爾宋文略豪縱不遜平秦王有七百里馬文略敵以好

婢賭取之明白平秦王致請文略殺馬列婢以一銀器盛婢頭馬肉遺之瞻

水通婢齊張敬兒為襄陽府將時家貧每休假輒庸賃自給賞為東吳泰家

擔水通泰所愛婢事發將被殺泰殺逃賣棺材中以蓋加上乃免漁童稚青帝

賜張志和奴婢各一志和配以為夫婦號漁童稚青婢各為茶惠崔觀老無

子以田宅財貨分給奴婢各為業身與妻隱南山約奴婢過其舍則給酒食

夫妻嘯詠相視為娛實婢許子厚得柳州其俗以男女賣錢約不時贖子

本相俸則沒為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

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王其法於它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干人買前

令女 江南有國日有縣令鍾離君與鄰縣令結婚鍾離女將出適買一婢以從嫁一日其婢執箕箒至堂前熟視泣曰幼時我父於此穴地為墓竈道我戲劇也鍾離曰汝父何心婢曰我父兩政前令也身死家破我流落民間令詢得實以書抵許令曰吾買婢得前令之女憐而悲之義不可久厚當贖吾女嫁貴先為求婚更俟二年別為吾女當辦奩能以歸君子可乎許君答書曰遠伯玉耻獨為君子願以前女配吾子君別求良媒以嫁君女於是前令之女卒歸許氏東軒筆錄

失身遭辱 王瓊奴乃王郎中幼女父死失身於趙奉常家為主母凌辱道出海上書其事於驛壁見者哀之王平甫為作傳青樓高議

詩話 魏嬋嬈 晉中書令王珣與嫂婢情好甚篤嫂鞭撻過苦婢素善歌而珣好持白團扇其婢製者白團扇歌以贈珣云團扇復團扇許持自障面憔悴無復理羞與郎相見

私其姑 崔郊居漢上其姑有婢端麗善音律郊嘗私以既貧鬻婢於連師于頓家給錢四十一萬寵貯彌深郊思慕無已其婢因寒食來從事家值郊立於柳陰馬上連泣誓若山河崔生贈之以詩曰公子王孫逐後塵綠珠垂淚濕羅巾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或有嫉妬者寫詩于座公視詩令召崔生左右莫之測也及見郊握手曰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便是公作耶遂命婢回歸至於帷幌奩匣悉為攜

遺之遺史 齊文公觀察使李耕之女故名却要美容止善詳令李有四子皆欲娶之而不得遇清明中堂翫月四子各在一處待少長子過於櫻桃花影中却要給之曰可於東南隅相待少頃却要燃蜜炬路照之阿堵貧兒爭敢向這裏宿四子掩面而走

事類全書後集卷之十七

倡妓部

倡妓 齊書曰要語倡倡優也文刺繡紋不如倚市門貨殖 營妓古以待軍士之無妻者雜詩 彩雲易散琉璃脆集

古今事實 蘇秦遊說 辛奇章公帥維陽杜牧在幕中夜微服逸遊後牧以拾遺言公以縱逸為戒牧始隱諱公取一篋皆街子輩報帖云杜書記平善

歸情懷怨抑後東川 白知退歸微乃寫真奉書謂知退曰為妾謂敬中崔微一旦不及卷中人且為即死矣元稹為作歌書仙長安中有倡女曹文姬尤工翰墨為閨中第一時號書仙 **判情遊媚** **慈嶺女肆** 唐慈嶺以東俗喜淫電茲于閨置女肆征其錢甫效傳

詩話 杜牧神遊 杜牧既為御史父之分務洛陽時李聰罷鎮閉居聲妓豪華為當時第一嘗宴客女妓百餘人皆殊色牧瞻目注視問李聞有紫雲者孰

是宜以見惠李俯而笑諸妓亦皆回首破顏牧自飲三爵朗吟而起曰華堂
今日綺羅開誰喚分司御史來忽發狂言驚座主兩行紅粉一時迴意氣閑
逸旁若無人後三年狎遊詩曰落拓江湖載酒行楚腰纖細掌中情三年一
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又詩曰舢船一棹百斤空十載青春不負公
今日鬢絲禪榻畔茶煙細颺落花風本事
刺史崔君素所厚者悉致名妓殊不愜意牧曰願張永孀使人畢觀牧嘗
間行寓目使君如其言兩岸觀者如堵忽有里姥引髮髻女年十餘歲真國
色也將至舟中姥女皆惧牧曰且即納當為後期吾十年後必為此郡若
不來乃從它適因以重幣結之泊周埭入相牧上牋乞守湖州比至郡則十
四年所約之妹已從人三載而生一子牧亟使召之夫母懼其見奪携幼以
詣母曰向約十年不來而後嫁嫁已三年矣牧悅自曰其詞直強之不祥
乃禮而遣之為悵別詩自是尋春土載運不須惆悵怨芳時狂風落盡深紅
色茂綠成陰子滿枝情
司空員外劉禹錫罷蘇州過揚州帥杜鴻漸飲大醉
歸宿傳舍既醒見一妓在側因問之乃曰即中席上與司空詩因遣某來問
何詩曰高髻雲鬟宮樣粧春風一曲杜常娘司空見慣渾閑事惱亂蘇州刺
史腸一云韋應物
散子賭酒杜鴻漸 散子賭酒杜鴻漸 散子賭酒杜鴻漸 散子賭酒杜鴻漸 散子賭酒杜鴻漸

散子賭酒微吟散子逡巡畏手拍無因得見玉纖上袖日但知報金
墜髮髻還應露指尖柳
氏至其居必邀韓飲愈熟柳每窺所往來皆各人因乘暇詰問曰韓秀才甚
貧然所與遊必時賢是必不久因宜假借之李具酒邀韓至謂韓曰公當今
名士柳當今名色名色配名士不亦可乎遂命柳與韓韓辭之柳曰此豪達
者昨暮具言之矣俄就柳歸來歲成名淄青節度使使希送奏為從事以世
方擾不敢以柳自隨置之都下二歲不果還詩曰章臺柳在日青今在
否縱使長條似舊垂也應攀折他人手柳答曰楊柳枝芳菲節可恨年年贈
離別一葉隨風忽報愁縱使君來豈堪折後為番將沙吒利所劫寵之專
房翊隨希送不覲見柳氏在輜輶中殆不勝情慮候許俊曰當為足下立致
之乃衣縵胡佩雙鞵從一騎造沙吒之第伺其出排闥大呼曰將軍中惡召
夫人僕侍辟易遂陞堂挾柳氏馳馬而至時沙吒利恩寵殊等柳懼稱訴於
希送希送以事聞諸朝詔柳氏還翊集
倡肆舉則則車馬盈門毀之則杯盤失錯李端端不黃昏不語不知行鼻
似煙窸耳似鐘愛把葦芽梳掠髮豈崑崙山上月初生端端遂往見一子再請曰
端端祇使三郎六郎伏望哀之乃更贈曰覓得黃驢被繡鞍善和坊里取端

端揚州近自渾成差一朶能行白牡丹於是宿愛競臻其戶或曰李家娘子
纒出墨池便登蟹嶺何期一自黑白不玷友議去來復歸韓滉鎮浙西或
為部內刺史有官妓善歌色亦閑妙且情屬至厚混聞其名各置籍中且為
詩以送云送客春風胡上亭柳條藤蔓繫人情黃鸝久住渾相識欲別頻啼四
五聲妓至唱我此詞泥即歸之一音信元微之貶江陵士曹亦年氣俊過
襄陽夜召名妓劇飲將別作詩云花枝臨水復臨堤也照清江也照泥詩東
風好擡舉夜來曾有鳳凰樓謝師厚作襄陽聞聲妓與一宵相好此妓乞書扇
子遂改下句云寄語東風好擡舉夜來曾有老鴉棲侯備薛陶詩元微之
元和中使蜀籍妓薛陶者有才色府公嚴司空知之遣陶往待焉後登翰林
以詩寄曰錦江滑膩娥眉秀化出文君與薛陶言語巧偷鸚鵡舌文章分得鳳
凰毛紛紛詞客皆停筆箇箇公侯欲夢刀別後相思隔煙水草蒲花發五臺高
情又嘗碑為校書贈之詩云萬里橋邊薛校書枇杷花下閉門居洛陽才子知
多少管領春風盡不知又善造薛陶戲太停機劉禹錫泰娘詩風留太守
韋尚書路旁忽見停隼旗彈琵琶白居易調江州司馬送客潯陽盈江聞唱
女夜彈琵琶作琵琶行詩見紅袖拂塵魏紳先冠來公游陝郊僧寺多留題後
同到見萊公詩已用碧紗籠而仲先詩獨廢睿消壁時有從行官妓頗慧

袖帶之仲先徐曰若得時將紅袖拂也應勝似碧紗籠來公大笑青箱
髮文正公守鄱陽郡創慶朔堂而妓籍中有小鬟尚幼公頗屬意既去以
詩寄魏介曰慶朔堂前花自栽便移官去未曾開年年長有別離恨已託春
風難當來介因鬻以慧公今州治以有石刻泊宅俗言官家呂士隆知宣州
好官妓官妓皆欲逃去會杭州一妓到士隆喜之留不使去一日郡妓復犯小
過士隆欲笞之妓訴曰某不敢離罪但杭妓不能安也士隆愍而捨之魏泰
真愛卿韓魏公為陝西安撫開府長安李待制師中過之李有詩名席間使
為官妓賈愛卿賦詩云願得貔貅十萬兵犬戎巢穴一時平歸來不用封侯
印只問君王覓愛卿效會僧廬司馬溫公為武定從事同幕私幸營妓而公
議之嘗會僧廬荆公往迫之使妓踰垣而去度不可隱乃具道荆公集句戲
之云年去年來來去忙暫開偷眼老僧床驚回一覺遊仙夢又逐流鶯過短
橋后山詩留妓佈走李泰伯云蔡君謨知福州召飯於後圃陳列酒為時暮
春沽酒籍妓啜而過公留妓佐酒舉歌一拍烈怖駭越墻攀木而逝因賦詩
云八閩山水掌中窺乘興登臨對落暉誰在畫樓沽酒處幾多鳴榔趁潮歸
曉來海色依稀見醉後鄉心積漸微山鳥不知紅粉樂一聲檀板便驚飛效
求僧詩東坡在徐州參寥自錢塘訪之坡席上令一妓戲求詩參寥口占云

多謝尊前窈窕娘好料幽夢惱襄王禪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春風上下狂
奴問猶梳妓髮操善應答東坡善之後因在西湖戲琴云我作長老爾試參
禪問琴云何謂湖中景答云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何謂景中
人答云裙拖六幅滿湘水鬢掃巫山一段雲何謂入中意答云隨他楊學士
驚殺鮑參軍如此究竟如何坡云門前冷落鞍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琴大
悟即削髮為尼泊宅編

奴僕部

○奴僕 群書要語古制本無奴婢即犯事者或原之臧者被臧罪沒入為官
奴婢獲者逃亡獲得為奴婢也風俗通又見婢妾門奚三百人鄭玄注曰古者從坐男
女沒入縣官曰奴婢其少才智者以為奚令時侍史官婢是也禮趨走給召
唯夫中無字曰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士士臣皂皂臣輿輿臣隸
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又曰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食之是無倍
臣也昭七廝役扈養注折薪為廝故為養公羊傳使訓群騶知禮注騶啞喝
聲也左策黠奴人之所患唯刀間收使之注刀間能童蒙奴西漢貨騶皂門
幹魏司馬愛幸監奴注奴之監知家務者崔光蒼頭廬兒孟康注漢名奴為
蒼頭非純黑以別於良人也諸給事殿中所居為廬蒼頭侍從因呼為廬兒

傳鮑宣佩珥腰鞬為其皂隸徐陵書趨廝走養後日休與家僕雜居齊處也說
公之便了我之奉壹皆隔其蹟揚

詩句有奴長鬚不裹頭蘇平頭奴子持筐箱蘇驚陶侃胡奴異怪不常穿
虎豹群老杜示 鋤藥崔老叟焚香呼小青施有小奴捷我足小婢捷我背白
集言老病也

古今事類紀綱之僕 泰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備二意氣揚揚見

門妻庸保匿刑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為人傭保匿作

牛馬走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注走猶僕也言為太史公掌牛馬之僕罵僕

畜生見酒門 人奴封侯衛青其父鄭季以縣吏給事侯家平陽侯曹壽尚武帝

姊陽信公主季與王家僮衛媼通生青少時歸其父使牧羊民母也續母之子

皆奴畜之不以為兄弟青嘗至其泉居室有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

青歎曰人奴之生得無答罵足矣安望封侯蒼頭廬兒蕭望之與王仲翁同

薦望之以射策甲科為郎署水門東候王仲翁補大將軍出入從蒼頭廬兒

下車趨門傳呼甚寵顧謂均等之曰不肯錄錄反抱關為望之曰各從其志奴

陽清陽人本同縣李元蒼頭元家疾疫相繼死沒惟有孤兒續始生數旬而

皆財千萬諸奴婢欲殺續分其財產善替負續逃親自哺養為生連續在
懷抱奉之不啻長君續年十歲善與歸本縣條理舊業告奴婢為官悉殺
之祖述有胡奴曰王安秋甚愛之及紹之誅安歎曰豈可使士稚無後乎
乃往就市觀刑逃度子道重始十歲安竊取以歸匿之變服為沙門買奴得
翁南陽龐儉少失其父後居閭里鑿井得錢千餘萬行求老蒼頭使主宰牛
馬耕種直錢二萬有遺婚大會奴在甕下竊言堂上母我婦也婢即白其母
母使儉問曰是我翁也因下堂抱其頸帝泣遂為夫婦儉及子歷二千石刺
史七八人時為之語曰繫井得銅買奴得翁遺力助陶侃為彭澤令不
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日夜之費自給為難今遣此力助汝新
水之勞此亦人子可善遇之失奴所在陶侃家僅千餘嘗得胡奴不喜言
常默坐侃一日出郊奴執鞭隨胡僧見而驚禮云此海山使者也因而墮淚
侃異之至夜失其所在在交名王晉王克為兵在大將軍幕府洛中名士王
澄胡母輔之皆與尼交將軍聞之因與尼長假遂得離兵尼字季孫奴通其
婢齊張敬兒初在襄陽貧為城東泉泰家搭水通泰所愛婢事發將被殺逃
免宋明帝立四方反叛敬兒為將帝云泰以線助表頭為弩弦收籍吳氏
家人保身得出財貨數千萬敬兒皆負之先所通婢以為妾奴盜益孟柳公

權凡公卿以書賜遺蓋鉅萬而主藏奴或盜用嘗貯孟孟一箬藤藏奴故而
器皆亡奴妄言巨測者公權曰銀盃羽化矣不復詰奴愛其才蕭穎士有奴
事穎士十年宮楚嚴慘或勸其去曰非不能去愛其才蒼頭奴汝盧懷謹死
家無餘蓄惟一老蒼頭請自鬻以辦喪事折衷獲奴唐杜生善易占有亡
奴者問所從曰自此行逢使者懇巧其鞭若不可則以情告其人果值使者
如其語使者曰去鞭吾無以進焉可折道傍麥代之乃往折麥奴伏其下獲
之奴盜銀器張文定公齊賢為江南漕日家宴一奴竊銀器數事於懷中公
熟視不問後為宰相廝役多得班行此奴竟不沾寸祿乘間泣告公曰爾憶
江南盜吾銀乎我懷之二十年不以告人汝亦不知也吾準退百官激濁揚
清安敢以盜賊薦耶念汝事我久今與汝錢二百千不可復留奴拜謝而去
德游
誤碎玉杯執燭燃香並貞德託僕以信程明道維奴僕必託以忠信
嘗自瀘州遣奴持金詣京師買用物什金之數可當二百千奴無父母妻子
同列聞之皆駭且謂既而奴持物如期而歸衆始歎服行狀奴報故主王達
者屯田郎中李曇僕犬也事曇久親信之既而去曇應募兵以選入捧日軍
凡十餘年會曇以子學妖術妄言事天子械繫御史臺獄上怒甚治獄急
曇平生親友無一人敢餉問之者達且夕守臺門不離給飲食候言問者四

十餘日晏坐殿恩州別駕仍即時監防出城諸子皆流嶺外遠追哭送之防者過之達曰我主人也豈得不送之乎晏河朔人不習嶺南水土其從者皆辭去曰我不能從君之死卿也數日晏感患自死傍無家人遠使毋守其屍出為之治喪事朝夕哭如親父子見者皆為流涕殯晏於城南佛舍葬後去嗚呼遠賤隸也非知有古人臣烈士之行又非矯飾求令名以取祿仕也獨能發於天性至誠不願罪戾以救其故主之急於終始無倦如此豈不賢哉嗟乎彼所得於晏不過一飯一衣而已今世之士大夫因人之力或致位公卿而故人臨不測之患屏手側足戾目視之猶懼其禍之及已也若畏猛火遠避去之或從而擠之以自脫敢望其優卹賑救耶彼雖巍然衣冠類君子哉其行事則此僕夫必羞之凍水記聞

肖貌部

○**形貌** 附 **奇怪** **魁偉** **肥瘦** **豐美** **短小** **寢陋** **形貌相似** **外貌徒美**

辭書異語 形色天性也疏人之形與色皆天所賦性所有也盡道與之貌矣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德充人肖天地之貌懷五常之性前刑法志詩句烟如一段清水出萬壑置在迎風寒露之王豈杜人不獨飯山嚙我瘦

也應練毅快君肥城

古今事實 **古帝異相** 以下係奇怪 庖羲女媧神農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有非人之狀而有太聖之德列子黃帝篇 **孔子異相** 孔子生而首上圩項索隱

注言頂上中低而四傍高也 **史** **公子駢肩** 晉公子重耳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肩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備三 **肩高** 又離疏者願隱於膺有高於膺莊 **龍伯國人長** 魁偉 龍伯國人長三十丈生萬八千歲而死河圖 **身長** 禹長九尺九寸湯長九尺文王長十尺孔子長九尺六寸腰大十圍 **曹交** 九尺四寸

以長食粟而已 子也 身長一丈肩間一尺 吳越 **防風橫九畝** 禹致群臣於會稽之山防風後至禹殺而戮之身橫九畝史記 吳伐越隨會稽獲骨為節專

軍即此 國語 曾文公十一年叔孫得臣敗狄于鹹長狄也兄弟二人大害中

國 左 不能害叔孫得臣射中其目身橫九畝斷其首看見於軾穀梁 **威重** 王商有威重長八尺餘容貌過絕人單于來朝商坐未央殿中單于前

拜謁仰視商貌大畏之 **重** 八百斤 晉 南陽主保體質豐倍自稱重八百斤喜

睡不能御婦人年二十七 **豐** 以貌取人 後魏 楊愔典選多以貌取人時諺云尚

書異選以資人買武惟取其大者 **自比美貌** 以下係 鄒忌為齊相長八尺餘體肥

麗朝服衣冠窺照自視謂其妻曰我與城北徐公孰美妻曰君美徐公齊之

美者也忌不信復問妾曰君美且自客從外來忌復問之客亦曰徐公不
如君及徐公來忌熟視之自以為不如因思之曰吾妻之美我私我也妾之
美我畏我也客之美我有求於我也於是入朝見威王曰臣誠不知徐公而
臣妻妾及客皆言臣美或私畏於臣或有求於臣今齊地千里宮女左右莫
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於王由是觀之王之蔽甚
矣王曰善乃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吾過者受上賞春秋狀如女子張良贊
云以為其人託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文兼復倚王毛曾與夏
侯玄共坐時人謂之兼復倚王珠玉在側魏觀其貌王濛善書畫美姿
容嘗覽鏡自照稱其父字曰王文開生如此兒即君會帽敗自入市買之姬
悅其貌遺以新帽投果瀟車潘岳美資容少時嘗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之
者皆連手紫綰投之以果遂滿車而回連璧潘安仁夏使湛並美姿容每同
行謂之連璧如千丈松庾子嵩數具和嶠森森如千丈松嘉祐有節自施之
太厦有棟梁之用如春月柳王恭美姿容人多悅之或目之曰濯濯如春月
柳宋明主見靈和殿前柳曰此柳風流似張緒少年時蘇生為馨兒王衍
精神俊秀山濤見而歎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嘗與交遊詣酒家飲觀者如
市酒家益樽饋食以延留之玉山映人裴楷風神高邁時人謂之玉人又云

如近玉山照映人也醉顏玉山潘康身長七尺八寸風姿特異山公曰松
夜之為大品當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魏我若玉山之將頹瑞林馮樹王戎
神姿高徹如瑶林瓊樹自然風塵表物玉笋斑唐蔣疑美風標每到朝士家以
為祥瑞朝士中號為王笋斑寫得鳴時見祖六即似蓮花張昌宗以姿貌幸
楊再思曰人言六即似蓮花正謂蓮花似六即義勝故肥係肥子夏見曾子
曾子曰何肥也對曰戰勝故肥也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此見富貴之樂
又榮之兩者戰於曾中未知勝負故矐今先王之義勝故肥瑞邦腰帶十圍
東平王蒼腰帶十圍晉尹綽慕容超身長八尺腰帶十圍如狐張蒼當
斬解衣伏鎖長大肥白如瓠王陵見而怪其美士乃言于沛公赦勿斬食
陳平為父長大美色或謂平貪何食而肥其嫂嫉其不事家產曰亦食
糠覈耳有叔如此不如無伯聞逐其婦王戎子萬有美名小而大肥戎令
食糠而肥愈甚年十九卒然火隋中董卓及於市天時始熱卓素充肥脂流
於地守尸更然火置卓臍中光明達曙何悅而肥庾公過周伯仁伯仁曰君
何所欣悅而忽肥庾曰君復何所憂而忽瘦伯仁曰吾無所憂直是清虛適
來滓穢自去耳何肥而癡沈昭更憂過王約張首視之曰汝是王約耶何
乃肥而癡約曰汝沈昭耶何乃瘦而狂體肥而舞中宗復位祝銘明為祭

酒帝與群臣宴自言能八風舞帝訝之欽明體肥而醜據地搖頭身曲盡舞能帝
大笑盧藏用曰是舉五經掃地布衣和尚明州布袋和尚形裁腰膝感頤暗腹蓋
彌勒化身也傳肥瘦相朝王湛張亢同在南齊晏元獻暴張肥大王以木車
目之王瘦小張以彌猴目之一日有米綱至八百里村水淺當割載張往督
王曰所謂八百里割也張曰未若三千年精笑魁木肥瘦不同盛文肅公豐
肥丁晉公踈瘦時語盛肥丁瘦韓愈既貴而肥東都曹生言范右相既貴接
親傳情禮如故它亦不改世未有也然體面肥澤潔白豈其胸中亦以為樂
耶蘇詩戲顧眉詩朝肉山並見蘇詩體龐禁語以下瘦衛玠多病體龐母常禁
其語董帶移花梁沈約又虞端揆志均言司武帝終不用乃與徐勉書陳情
言已病百日數旬革帶常應移孔以手握臂率記月小分半欲謝事求歸老
之秩勉為請司之儀帝不許但加鼓吹而已鬼面藍色盧杞鬼貌藍色鍾瘦通
眉李賀為久織瘦通眉長指爪能疾書賦詩朝瘦詩見本部曹亦枯瘦司馬
溫公枯瘦自如豈非不以富貴動其心耶詩如不勝衣短少係趙文子其
中退矣如不勝衣其言呐然如不出諸口所舉於晉國為平厲之士七十餘
家時以為知言短入狗門晏子短素使楚楚為小門晏子不曰使狗國即
從狗門入使楚不從狗門入也晏子春秋短小應對齊遣淳于髡到楚髡為人短小

楚王甚薄之謂曰齊無火而使子來何長也對曰臣無所長臣腰中七尺
之外欲斬無狀王王曰止吾但戲子耳即與影共飲酒趙小丈夫孟嘗君
之趙趙人出觀之笑曰始以薛人為魁然也今視之趙小丈夫耳趙小丈夫
見俳古寸短人東都長短人長七寸衣冠具足疑其小精常令其素上行至
東方朔問朔至呼短人曰巨靈汝何忽叛來阿母還未短人不對因指朔謂
王曰王母種桃三千年一作子此兒不良已二遍偷之矣遂失王母意故被
謫來此上天驚始知朔非世中人短人謂王曰王母使臣來告陛下求道之
法唯有清淨不宜躁擾後王母與帝會言終不見故賦不副所問龍叢石見
形容短小宣帝望見不副所問心願輕焉貌以老嫗蔡義為丞相時年八十餘短
小無鬚眉如老嫗狀行步僂儀常兩吏夾持乃前短小精悍郭解為人短小精
悍顏延年為人短小精悍敏於事身護為人短小精悍李紳為久短小
精悍顏延年後漢馮勤祖偃長不滿三尺常自恥短陋恐子孫之似也乃
為子仇娶長妻仇生勤長八尺三寸仕至尚書選司徒知王湛明正
圖五代崔善為左丞令史惡其聰察以其身短而偃朝之曰崔子曲如鈞隨
初得封侯膊上全無項官前別有頭續世貌不揚裴君退然綽中人而神觀
邁奕乎蔡有功名震四夷使外國者其君長必問度年今幾狀貌孰似其自

類於色融每酒酣引與同座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蔡邕似張衡張衡死
蔡邕母始孕生子才貌相似時人云邕是張衡後身世說桓温似劉琨桓温自
比宣帝劉琨之傷征還北方得一巧作老婢訪云乃劉琨妓女也一日見温
便潛然而泣曰公甚似劉司空温大悅出外整理衣冠又問婢云面甚似恨
薄眼甚似恨小鬚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聲甚似恨雌温於是梳冠解帶昏
然而睡不怡者累日伯借以仲借陳國張伯借弟仲借形貌相類妻新粧竟
忽見伯借問曰今日粧飾好否答曰我伯借也仲妻趨避須臾又見伯借猶
以為仲借告之曰何大錯誤伯借曰我故伯也 **狀類天子** 王武恭德用
狀貌魁偉而面色正黑雖匹夫下卒閭巷小兒外至遠夷君長皆知其名識
與不識稱之曰黑王相公北虜常呼其名以驚小兒蘇紳孔道輔等言其宅
枕乾岡貌類善相公奏曰宅枕乾岡朝廷所賜貌類善相公母所生云濕水燕談
如冠王 魏廷美 陳平美丈夫如冠王耳其中未必有也 **泥車存狗** 王符
云今人或好取土作瓦賣之外不足禦寒盜內不足禁鼠雀或作泥車存狗
諸戲弄之具以巧詐小兒皆無益也 **可品張監國** 或問荀文若趙稚長
云何曰文若可借面呂蒙稚長可使監厨注荀儀容但有貌故可品蒙趙有
大腹徒敢肉故可監厨 **中玉表楊烟** 每見朝官且為麒麟植言如弄假麒麟

刻畫頭角修飾皮毛覆之驢上巡場而走乃脫皮揭還足驢焉無德而衣朱
紫與此麒麟植何異 **眼中王表** 賈耽杜佑今狐楚皆醇儒木衣高冠雍
容廟堂道古今屢成務可也以大節責之蓋眼中而王表歟 **沒字碑** 五代
安十秋事唐晉累更藩鎮千秋為入狀貌堂堂而不通文字人謂之沒字碑
晉末為金吾上將軍契丹犯京師晉百官迎于赤岡千秋出班夷言耶律光
勞曰是安沒字否 **當道沒一喫飯處**
詩話 賈島詩云世有非常人嘗惟彼文士高姿五綵色
內外皆相似昨如驪馬驟立似為牛時忿如鸚鵡鬪樂似鸚鵡聲 **國詩**
嘲瘦李白 以杜甫戲故有飯山之嘲其詩曰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竹子
日亭午為問因何太瘦生總為從前作詩苦 **賦詩嘲肥** 山谷戲和文蔚謝
父松扇未云張僕我詩松韻寒六月火垂蒸肉山謂文蔚詩雖清如松風之
韻而體則肥如肉山之蒸又云形模彌勒一布袋文字江河禹古流
頭面 辭書要語首頭也 **頭面** 也 **頭面** 獨高也 **元首明哉** 頭容
直儀頭圓象天足方象地 **孝經** 神契 **勇士** 不忘喪其元 **國元首也** 孟子頭
方合尊 **韓文**
詩句一生空哦詩不覺成白頭 **孟郊** 鬢髮還應雪滿頭 **杜** 新貴只今多黑頭

面顏前也從二自象人面也被面熱赤也說文子產曰人心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秦六相者二停九候定於一尺之面傳子詩句本豈不識可杜會是面豎鰲黑杜

古今事實頭異常人神農蛇首伏犧人頭蛇身湯長頭而髯鬚晏平

原若頭小而銳史頭與鬚相如為趙使秦持壁却立倚柱謂秦王曰趙

王齋戒五日使臣奉璧去大王見臣禮節甚倨得壁傳之美人以戲弄故臣

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矣添頭為飲器三晉分智氏趙襄

子最怒智伯添其頭以為飲器賈長頭賈逵在大學不通人間事身長八尺

三寸諸儒為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見李固非用臣足確龜

文注非用頂有骨如雞足也匿犀伏犀也謂骨當額上入髮際隱起也頭

便斬頭先主與張飛趙雲等分定郡縣時巴郡嚴顏守城不降及城陷

縛顏至飛呵曰汝見大將軍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戰命左右牽出斬顏顏大

笑曰斬頭便斬頭何必怒耶飛壯而釋之引為上賓頭論風見難遠東還汎海遭風船無傾沒寧思慙曰吾嘗一朝利頭三晨易起今天怒

恨集過恐在此黑頭公王珣與謝文俱被辟桓温曰王椽真夜黑頭公行

縮頭祖廣字滄度范陽人仕至護軍長史廣行常縮頭詣桓帝下軍桓

曰天甚精明祖參軍如從屋漏中來說大頭後魏古語為尚書令大武大開

將校備於河西弼單詔以肥馬給騎人弼咸給瘦者大武大怒曰大頭奴

還甚先斬此奴蓋弼頭大武賞各之曰筆頭時人呼曰筆公面長三尺下

係衛靈公有臣曰公孫曰長七尺面長三丈而廣三寸各動天下子莫見其

面董仲舒下帷講誦或莫見其面妻希見面宋博為人廉儉不好酒色之宴

夜寢早起妻希見其面平面能識後漢應奉年二十時嘗詣彭城相袁賀賀

時出行閉門造車匠於內開扇出平面視奉即委去後數十年於路見車

匠識而呼之回如傳粉何晏字平叔美姿儀而絕白魏文帝疑其傅粉夏月

與熟湯餅既炎大汗出隨以朱衣自拭色轉皎然回如凝脂王右軍見杜弘

沿歎曰面如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中人也蔡深御面王衍嘗因宴集為族

人所怒舉擲其面衍初無言引王道共載而去然心不能平在車中遣鏡

自照謂導曰爾看吾目光乃在牛背上矣面長似驢謂高恪父瑾面長似驢

孫權大會群臣使人牽一驢入檢其面題曰諸葛子瑜恪跪請筆續其上曰

之驢舉坐歡笑乃以驢賜恪人面皮王武子與武帝圍棊孫皓看王曰

孫歸命何以好刺人面皮皓曰見無札於其君者則刺其皮乃舉世局武子
伸脚在局下曹亮問孫皓曰何以刺人面皮皓曰憎其顏之厚也語目不洗
固稔康曰性復疎懶筋肉緩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夫悶癢不能沐
也物遂面蒼謝石字石奴少患面瘡之竟愈乃有匪夜有物來舐其瘡隨舐
隨差其後面蒼甚甚其曰世呼為謝白面為尚書今既無它材均置以宰相
安之弟蕪淮肥之役石為都督有大勳遂居清顯而聚歛無厭取訕於世回
有迎黠趙孟補尚書即令史善於清談其面有疵黠諸事不決皆言當黠
面也回汗有無鏤鏤鍾會小有令譽魏文帝見鏤面有汗曰鏤面何以汗對
曰戰上惶汗出如漿復問會卿何以少汗對曰戰上栗栗汗不得出繼回
有七星桓溫姿貌甚偉面有七星黑面僕射後魏廣陵侯衍弟欽色黑入號
為黑面僕射作破回鬼齊東昏即位多行殺戮沈昭更與沈文季徐孝嗣同
召入少負例賜藥酒徐孝嗣曰發昏立明古今典宰相無才致有今日即以
毆投孝嗣面曰便作破回鬼回文回梁武帝刑法志劫身皆斬妻子捕兵
遇赦降死者黥面為劫字劉宋據虜龍悉取男子十五以上為兵混其
面曰定霸都土人混其贊曰二心事主虜龍間重為空得衆計二十萬軍人
刺面有七恭始 律見文面有梁太祖始五代史補 繼回俠長後梁宋始同為度

支尚書面狹長孝宣嘗戲之曰卿何羨法華經如周噉嚼自陳法華經
知其自笑謂之曰卿當不務餘終止應不信法華法華云聞經隨喜面不狹
長如周乃悟回色清黠江南李氏先欲慰先妻象觀其妍醜廖克順面青
江南謂之廖黠子由是惡之不得入見胡說見 照回自知張裕曉相術每舉
鏡照面自知死刑未嘗不撲之於地志 天之回 桑維翰字國喬為人醜怪
身短而面長嘗臨鏡自詠曰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黑面相公見前形骸
面偏能正玉且與錢若水同直史館有僧善相謂若水曰王舍人他日位極
人臣若水曰王舍人面偏喙骨高如何其貴也僧曰作相之後面偏自正喙
骨高者主自奉養薄耳諫水 國安洗面 呂惠卿語曰荆公曰公面有野用國
安洗面之當去公曰吾面黑耳非野也呂曰國安亦能去黑公笑曰天生黑於
子國安其如予何東錄
事類全書後集卷之十九

省稅即 附 眉目 群書要語眉媚也有無媚也 釋名揚雄謂揚眉曰揚衡續
博物志 以介眉壽箋壽眉也疏人年老者必有毫眉秀出者故謂毫眉 七月
婦人有螻首蛾眉 螻首蛾眉 婦人年老者必有毫眉秀出者故謂毫眉 七月
後集

詩句美人倦朱簾獨坐顰蛾眉李白翠蛾紅粉嬋娟又殺盡世人人不知鄭

雙靈交坡時聞五斜賜蛾眉李賀窗中遠山是眉黛山谷倒暈連眉秀嶺浮雙鵝

目眉為玉樓眼為銀海道經楊雄謂目瞳子曰清虛續博物志目容端道經

十日所視其嚴乎大學存乎人莫良乎眸子孟子眸子不能掩其惡孟子中正則眸子

不兩視而明荀子一目視則不明太公金匱五色令人目盲老子目擊而道

存家語目眇眇兮愁子楚辭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方自成同上目見百步

之外而不見其背韓非子如翳人見空巾花鬢病若除花乃空滅樵歌

詩句江山萬里先頭白骨肉十年終眼青山谷今日相看青眼舊它時肯作

白頭新山谷

古今事實眉異常人堯眉八彩拾遺孔子眉上十彩世家老子生而鬚眉皓

白眉目如畫馬接眉目如畫鄭文秀眉明目別傳射目眉願息射人

中眉退曰我無勇也吾志其目也走公眉最良見兄眉頭個宋王玄謨

在雅人言欲及玄謨馳逐自解帝知其虛遣王書言其意慰撫之曰七十老公

反欲何求耶聊復為笑想足以伸卿眉頭耳玄謖性嚴未嘗妄笑時人言玄

謨眉頭未嘗伸故以此見戲之眉宇房瑄見元德秀嘆曰見此眉之眉宇

入名利之心都盡眉覆於眼唐毛若虛眉毛覆於眼性殘忍天寶末為武功

丞書裴山眉以上係婦人眉文君姣好眉色如望遠山臉際常若芙蓉肌膚

如脂西京雜記畫入名眉漢武官人畫八字眉為婦畫眉見夫婦門樂按齊

人好畫長眉今人多作蛾眉同前又見美女門畫十眉圖見宮粧門目黑帶

人以下係目蒼頡四目春秋孔演圖伏羲六目孝經長神契堯舜三眸子荀子

老子大目顏卿記孔子河目而隆額孔叢子重瞳子舜重瞳子項羽亦重瞳

子方瞳玉面老聃居山中有父老五人方瞳玉面握青筠杖共談天地五行

之精耳視目聽老聃之弟子有九倉子者得聃之道能以耳視而目聽晉侯

聞之使士卑詞而問焉亢倉子曰傳者之妄也我能視聽而不用耳目不能

易耳目之用列子睥目瞠腹華元睥其目瞠其腹因睥日出瞠腹大也左傳

御眼吳門吳王賜子香屬鏤之劍以死子胥仰天嘆曰抉吾眼著吳東門上

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乃自剄目若懸珠東方朔上書云臣朔目若懸珠齒如

編貝眇目魏下儀曹人欲以女妻之五官將曰儀目不使恐愛女不悅後儀到

與論議曰下椽好士也即使兩目盲尚當與女何况使眇劉瓛

後集一

稱桓溫眼如紫石稜青白眼阮瞻能為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及
嵇喜來吊籍作白眼喜不擇而退弟康聞之乃釀酒挾琴造焉籍大悅乃見
青眼由是禮俗之士疾之若讎爛如品電玉戎幼而穎悟神形秀徹視日不取
裴楷見而身之曰戎眼爛如品下電裴令小婢睨閃閃若品下電裴
眼陶穀少時夢數吏奉符換眼更附耳曰求錢千萬穀不應又云錢五萬安
第二眼復不答更曰止安第三眼即以彈丸納眼中既覺眼色深碧後善相
道士陳子陽曰貴人骨氣奈一雙鬼眼必不至顯位眼多白李承之在宋仁
宗朝官州縣因邸吏報包拯拜參政或曰朝廷自此多事矣承之正色曰包
公無能為今知制縣王安石眼多白其於王敦他日亂天下者此人也聞見
錄

眼目不瞬

蔡京嘗入朝已立班

上御殿差晚景日照耀眾莫敢仰視京
注日久而不瞬陳崇中私謂同列曰此公真大貴人也或曰公明知其貴相
胡不少瞬而議論之間大不相恕何也崇中誦老杜詩曰射人先射馬擒賊
先擒王且云此人得志乃國家之大賊遂以急速公事請對疏京愕逆下事
百家詩序

父子目盲

以下係患目見福禍門

喪子失明

見喪子門

左氏失明

左氏失明厥有國語杜欽偏盲

見同姓名門

金篦刮目

魏武帝病眼令華佗
以金篦刮膜讀經目差後周張元其祖失明元讀經燃燈愛一翁以金篦刮

之後二白果瘕法苑珠林明目方范滂字武子嘗患目痛就張湛求方湛因
嘲之曰古方宋陽里子少得其術以授魯東門伯魯東門以授左丘明遂世
世相傳及漢杜子夏鄭康成晉左太冲並有目疾得此方云用損讀書一戒
思慮一專內視二簡外視四且晚起五夜早眠六凡六物熬以神火下以氣
籠蘊於胷中七日決後納諸方寸脩之一時近能數其目睫遠視尺撫之微
長眼不昏非但明目亦可延年射傷左目夏侯惇從征呂布為流矢中傷左
目夏侯惇與惇俱為軍師軍中號盲夏侯惇惡之每照鏡悲怒輒撲鏡于地
魏略

目疾

石季龍時太子詹事孫珍問侍中崔約曰吾患目疾何方療
之約素押珍曰溺之則愈珍曰目何乃溺約曰卿目晚正耐溺中珍恨之
以白太子宣下於諸子中最胡狀目深聞之大怒謀約父子

盲人騎瞎

馬韓文與顧愷之同在神堪坐共作危語一參軍云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
池仲堪眇一目驚曰此大逼人因罷歸眇目梁湘東王眇一目於江東泛舟
有樂功曹劉源曰帝子降兮北渚王作色曰當道目眇兮愁予即坐者股
慄酒遂不酣又邵陵王諸賦詩戲之曰湘東有一病非啞復非聾相思下雙
淚望直有全功

眼中女障

方于作令嘲李士簿目翳曰只見門外着離未見眼中安障

物志

後漢

目盲心不自

謂愈代張籍也李中丞書籍不幸兩目不見物無用於天下中承取人固當問其賢不賢不當計其盲與不盲也當今盲於心者皆是籍自謂獨盲於目爾其心則能別是非若賜之坐而問焉其口固能言也

詩話歐公短視歐陽永叔送劉貢父守維揚作長短句朝中指曰平山堂檻倚晴空山色有無中平山堂望江左諸山甚近或以為未叔短視故云山色有無中東坡笑之因賦快哉亭道其事云長記平山堂上飲梳江南煙雨昏

沒孤鴻認取醉翁語山色有無中蓋山色有無非煙雨不語然也藝苑雌黃
○鼻目附 鼻目神聖語鼻神王字龍字虛堅黃庭經鼻者人中之山魏管幣傳鼻為氣力蒼雅佛有觀想法鼻端觀曰謂之端觀聚詩話

詩句且令鼻觀先參坡從地鼻孔透天坡
耳門小富而依相書耳不兩聽而聰勤學君子無易由言耳屬於垣小雅太古塗民耳目楊子五音令人耳聾老子耳目之觀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子孟子

詩句耳聾方畫字髮短不勝絕杜右臂偏枯耳半聾杜
古今事實鼻異於人眉儀女媧神農夏后氏牛首虎鼻 孔子隆鼻 高祖隆準 聖漫其鼻 莊子過惠子之墓謂從者曰郢人望漫其鼻端若蠅翼使

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望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而召匠石為之斲試為我為之匠石曰臣則嘗斲之雖然臣之質死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道焉矣莊子掩鼻而過西子象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掩鼻而過續門鼻疾音濁謝安本能為洛下書生詠有鼻疾故其音濁名流愛其詠而弗及或掩鼻以劫之掩鼻而過射安妻劉琰妹也見家門富盛而安獨靜退乃曰大丈夫不如此也安掩鼻曰恐不免耳鼻灸眉王澄在荊州叱左右捧土人宗嚴別駕鄭寄所色謂左右曰使者遇醉汝輩何敢妄動澄患遺指其鼻灸其眉鼻息如雷唐道士劉師服倚墻睡鼻息如雷鳴鼻息如雷韓文許鼻息如雷徐郎中筠少夢神人携竹籃其中皆人鼻視徐曰形相不薄但鼻曲而小吾與汝身之劇去徐鼻擇以鼻安之神笑曰好一正卿鼻也徐之鼻素不正自爾端直歷官正卿拾異鼻息如雷黃帝之所聽堂子洗耳堯聘許由為九州牧由聞之洗耳于河許見隱洗耳燕丹師田光往使荆軻醉唾其耳軻漏不順孔子六十而耳順順燕丹師田光往使荆軻醉唾其耳軻王請自立為假王漢王怒張良陳平躡漢王之足附耳語曰漢方不利能不與信王乎因立之顧自見顧自見蜀先主垂簾下膝顧自見其耳五代蜀王衍

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望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而召匠石為之斲試為我為之匠石曰臣則嘗斲之雖然臣之質死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道焉矣莊子掩鼻而過西子象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掩鼻而過續門鼻疾音濁謝安本能為洛下書生詠有鼻疾故其音濁名流愛其詠而弗及或掩鼻以劫之掩鼻而過射安妻劉琰妹也見家門富盛而安獨靜退乃曰大丈夫不如此也安掩鼻曰恐不免耳鼻灸眉王澄在荊州叱左右捧土人宗嚴別駕鄭寄所色謂左右曰使者遇醉汝輩何敢妄動澄患遺指其鼻灸其眉鼻息如雷唐道士劉師服倚墻睡鼻息如雷鳴鼻息如雷韓文許鼻息如雷徐郎中筠少夢神人携竹籃其中皆人鼻視徐曰形相不薄但鼻曲而小吾與汝身之劇去徐鼻擇以鼻安之神笑曰好一正卿鼻也徐之鼻素不正自爾端直歷官正卿拾異鼻息如雷黃帝之所聽堂子洗耳堯聘許由為九州牧由聞之洗耳于河許見隱洗耳燕丹師田光往使荆軻醉唾其耳軻漏不順孔子六十而耳順順燕丹師田光往使荆軻醉唾其耳軻王請自立為假王漢王怒張良陳平躡漢王之足附耳語曰漢方不利能不與信王乎因立之顧自見顧自見蜀先主垂簾下膝顧自見其耳五代蜀王衍

垂手過膝，後見其耳，**守耳**。吳諸葛恪嘗戲馬先驅，其耳范慎喟曰：馬雖六畜，稟氣於天，殘其耳，豈不傷仁格？曰：母之於女，恩愛至矣，穿耳附珠，何傷於仁？**聞**。晉殷仲堪父師嘗患耳，聰聞床下蟻動，謂之牛鬪，**不聞**。石勒在田中，每聞鞞鐸之聲，歸生其母，母曰：你勞耳鳴，非不祥徵也。**耳聾**。王導多疾，每自憂，陳訓曰：耳聾必壽，亦大貴。**耳大貴**。汴州節度使李德裕嘗因奏對，德宗謂之曰：卿耳甚大，貴人也。忠臣對曰：聾耳。**耳大**。充州張審通嘗為泰山府君所召，令為詞判錄，申天曹，天曹公之府君悅，與審通額上安一耳，既寤，審通驚，生一耳，尤更聰，後時號**三耳秀才**。大本廣記
耳方。陰管以事懇上元夫人，而不充，聞陽世有士人柳慎善為文，遂追令為表，既而獲命，陰管喜曰：子何願，曰：特更欲聰明耳。乃命取一耳置其額，既寤，額輒搔，搔出一耳，時人語曰：天上有九頭鳥，地下有三耳秀才。張君房
耳肉。裴萊公初生，兩耳垂有肉環，數歲方合，自疑當為異，傳**耳肉**。同六亦在命耶。右山叢談**龍耳洗**。係聾，鵝冠子常居深山，耳聾，謂妻子曰：吾免為巢由洗耳，清溪龍耳，何傷？黃霸為潁川太守，長吏許水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燕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毋失賢者意。龍耳洗

先主定蜀，杜微嘗稱聾，閉門不出，丞相亮領兵州牧，以微為主簿，固辭，舉而致之，亮以微不聞人語，坐上與書曰：君但以德輔時，耳不責在軍事，拜為諫議大夫，以從其忠。**伴聾不容**。秦樽為吏部尚書，妾為昭明太子妃，武帝設大臣餅，樽在坐，帝頻呼姓名，樽不答，食餅如故，帝改喚，秦尚書樽放勳，執笏而應，帝曰：卿向何聾，今何聰，對曰：臣預為右戚職，在納言陛下不應以名垂喚，帝慙，大罵不知北齊杜暹，卿為尚書，左丞少府中以其耳聾戲弄之下，辭不得理者，至大罵，暹卿見其口動，謂為自陳，令史又不曉，論訓對往往垂越，**說話聾字**。王笠不仕，伴往作聾，每說話則畫字，後隱嵩山，隋文帝召不起。**耳聾**。徐仲車名積東坡嘗言：仲車古之獨行人，於陵仲子不能過然，其詩則怪而放如王川子，此一反也。耳聾其畫地為字，乃始通終日，尚壁不與大接，而四方事無不周，知此二反也。昔王肅二反而斯人有其一，亦可謂異矣。**龐安常聾**。蘄州龐君安常善鑿而聾，與人語，須書始能曉，東坡笑曰：吾與君常異人也，吾以手為口，君以眼為耳，非異人乎？志林
詩詠聾。山谷戲徐仲車南郭篇云：徐公雖避俗，對客輒擊掌，不聞世事，時誦陶令篇，鄭氏注旌丘篇云：人之耳聾常多笑而已，仲車有此疾，故以為戲。**社酒治聾**。見社**耳疾當割**。東坡云：玉童耳聾，其耳疾意不能堪，求

方於僕七答之曰君是將種斷頭之骨當無所借兩耳堪作底用割捨不得
限三日便去不去割取我耳晉卿洒然而悟三日病良已以詩云僕云老婆
心意頻相勸性難只得三日恨我耳也較君不割且喜兩家皆平善今定國
所存挑耳圖得之晉卿聊志此耳志林

○口附 日吃唇 群書要語口為華池尹氏內解 口容止王藻 惡言不出

於口祭儀 惟口出好與我大禹謨 好言自口秀言自口正月 五味令人口爽

老子 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左 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公冶長 惡利口之覆

邦家者陽貨 士憎茲多口蓋心 衆出讎金鄒陽傳

詩句 口是禍之門舌是斬身刀閉口深藏舌安身處止牢 馮道

唇搖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莊子盜跖

詩句 唇焦口燥呼不得杜 莫美美味入吾唇杜 風景四時常在目是非一點

不挫唇歐

古今事實 口異於人 舜大口孝經援 孔子海口同 老子方口顏淵 防民之口

周厲王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其謗鮮矣王喜以告召公召公曰吾能弭

者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水水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

三緘其口 孔子觀周入后稷之廟有金人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謹

言人也多言多敗口是何傷禍之門也語 言不出口 趙文子其言呐呐然而

不出諸口晉書 口是 越勾踐入臣於吳吳王病大便大率詔命奉溲

惡以出勾踐嘗之後病口是范蠡令左右食芡草以亂其氣春秋 口法而不

合公孫龍口法而不合舌舉而不下水 口無妄言 秦始皇遊於會稽渡浙

江項梁與籍俱觀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無妄言誅族矣口向乳臭

漢王擊魏豹問酈食其魏大將誰也曰柏直王曰是口尚乳臭利口捷給 文

帝詔張釋之為上林令釋之曰絳侯周勃兩人言事曾不出口豈効此豈夫喋

上利口捷給哉今以齊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風靡察口不言 鄧公見景

帝曰吳王發怒削地以誅錯為名其意非在錯也臣恐天下之士禁口不敢復

言口負賜 漢桓帝時侍中力存年者口負上出雞舌香使含之自疑有過

賊毒歸舍辭訣欲就便宜賴僚友求取其藥更為含食意遂解陽為口嚼見

方願大口 孫權生而方願大口自有精光堅異人以為貴象刑人 口口口

賈為太子通事 舍人后素銜處後因事誅之臨刑極罵乃死自是訖後世刑

人必先以木充塞口云驚忘口處 晉司馬流與蘇峻戰食不知口住口中 唯

黃玉衍善談老莊義理有所不安隨即改世號口中雌黃口宜飲酒 酒門

張口就睡符即渡江嘗與朝士宴集時賢並機尊帝席即欲誇之唾則今亦

兒跪而張口就唾而含出口有蜜李林甫忌文學之士或陽為之善嚼以其
言而陰嚼之世謂林甫口有蜜腹有劍口伐可汗唐鄭元璠時突厥攻太原
詔元璠持節往勞其數背約突厥愧引還太宗賜書曰知公口伐可汗口真
不見用宋之問天后朝求北門學士不許作明河篇以見志則天見其詩
謂崔融曰非不知宋之問有奇才但恨有口過耳宋終身慚憤注口過謂口
臭也利啗人曰劉晏傳四方名士無不至其有口舌者率以利啗之使不得
有所訾短無口劉李沉在相位接賓客常宴言馬亮與沉同年生又與其弟
維善語維曰外議以太兄為無口維乘間嘗走亮語沉曰吾非不知也今
薦紳中與之談猶不能啓發吾意自餘通籍之子坐拜起揖尚周張失指即
席必自論功最以希寵獎此有何策而與之接語哉口吃難言以下係口吃
王餘為人口吃難言善著書韓非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司馬相如
口吃而善著書稱朝朝漢周昌為御史大夫高帝欲廢太子大臣固爭莫能
止昌廷爭之強上問其說昌為入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心知其不可
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即罷難劇談楊雄口吃不能劇
談而好深湛之思指胸而對惠莊與朱雲論辯口吃不能對指其胸曰口雖
不能劇談而此中多有雜記好劇魏明帝口吃少言而沉毅好斷稱不文魏

鄧文以口吃不得休幹佐為稻由守叢見吏又語稱文文晉文王戲之曰
言文文定是幾文對曰鳳兮鳳兮故是一鳳好讀書宋孔頴少骨瘦有風力
口吃好讀書難劇論從周履柔好學難劇文但口吃不能持論能詳劇李固
言位宰相口吃接賓客頗蹇緩議論人王前乃更詳難劇南唐孫晟口
吃不能道寒暄已而坐定談辯風生聽者忘倦朝吃王汾口吃劉放嘲曰恐
是昌家又疑非類不見雄名唯聞文氣以周昌韓非楊雄鄧文皆吃也
難劇物以中焚佃顧能弄唇吻實無才畧源流錄晉魏詠之生而免缺年十
八聞殷仲堪帳下有鬢能瘠貧無行裝謂家人曰殘醜如此用活何為齋
斛米西上投仲堪仲堪曰鬢顧之曰可割而補之但須百日進粥不得笑語
詠之曰半生不語而有半生亦當瘠之况百日耶於是處之別室閉口不言
惟食薄粥其勵志如此吹唇唱吼梁侯景僭位登大極殿醜徒數萬共吹唇
唱吼而上及升御床床脚自陷補唇先生方于為久唇缺有司以為不可與
科名連應十餘舉遂隱居鑑湖後數十年遇嬰補唇年已老矣人號曰補唇
先生又性好侮人嘗與龍立李主簿同酌李目有翳于假令譏曰眼中安障
李復譏曰口唇開時無言

口舌不可逝矣柳匪舌是出維躬是瘁正惟南有

箕載翁其舌大威其輔頰舌象曰滕口說也咸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舌如電光朝吐舌及鼻二公相書詩句呼吸元氣以求仙朱鳥吐縮白石源注言舌與齒也續庭剛須鏡舌寒不為唇亡杜和公

古今事實齒隨舌在韓平子問叔向曰剛與軟孰堅對曰臣年八十矣齒墮而舌尚在說常縱有疾老子曰先生疾甚無遺教弟子乎常縱乃張其口示老子曰舌存乎曰存豈非以軟耶齒亡乎曰亡豈非以剛耶常縱曰天下事盡矣吞舌而死荆軻之燕太子丹曰田先生今無恙乎軻曰光臨送軻之時言太子戒以國事取以丈夫而不見信向軻吞舌而死矣視舌在張儀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儀盜璧執儀答掠數百不服釋之其妻曰子毋讀書游說安有此辱乎儀謂妻曰視吾舌尚在否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獨三寸舌平原君已定從而歸至於趙曰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強於百萬之師荆通謂韓信曰卿生一士伏軾捍三寸舌下齊七十城張良家世相韓韓滅不受萬金之產為韓報仇強秦天下震動今以三寸舌為帝者之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世謂韓舌漢霍夫曰杜門齧舌舌流血書探與劉備密言備世之於袁紹紹知操有圖已之意操自吹其舌

流血以天言戒後世英雄舌本間強晉殷仲堪自云三百不讀道德經便覺舌本間強耕賈達口誦經文以教人贈遺者積粟盈倉或云賈達非力耕所得誦經舌倦所謂舌耕也王子年舌短南都王義宣生而舌短遊言誅盧攜貌不揚語又不正呼其名攜為患蓋短舌也則舌短口陷若強父敦臨刑呼解讀曰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指其喉以謹也舌不可禁柳渾傳宰相張延賞疾渾守正遺謂曰明公舊德第謹言於朝則位可久渾謝曰頭可斷而舌不可禁

齒齒如編貝方朔諺有之輔車相依唇亡而齒寒左或問堅齒之道答曰養以華池漱以濃液水不動抱朴黃髮自齒問言古今事實嚼齒穿眼曹仲連罵賊嚼齒穿眼石漱流誤曰漱石枕流王曰流可枕石可漱乎孫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勵其齒開復寶觀齒門桃女和齒謝鯤鄰家高氏女有美色鯤嘗挑之女投梭折其兩齒時人語曰任事不已幼與折齒鯤聞之傲然長嘯曰猶不廢我嘯歌後國中風温矯先有齒疾因拔中風而卒飲董齒焦唐明皇謂高力士曰吾聞飲董無苦者奇士也乃取以飲果三進頽然曰非佳酒也及寢視視齒皆焦且驚及以鐵

如意擊墮之取藥傳其艱良久復生羅卒折齒温庭筠無行檢為襄陽巡官
不得志歸江東過淮南丐錢揚子院夜醉為羅卒擊折齒因而齒脫韓愈與
崔群書近者木襄德左車第二牙無故動搖脫去目視昏花以齒為寶上書
彈雀於後園有群臣稱有急事求見者上亟見之其所奏乃常事耳上怒詰
其故對曰臣以為尚急於彈丸也上愈怒舉杖奔柄撞其口墮兩齒其父徐
俯拾齒置懷中上罵曰汝懷齒欲訟我耶對曰臣不敢訟陛下自有史官
書之耳上悅賜金帛慰勞之凍水

小兒貌部

○髮善書要語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經拂髦總角用罔收髮結之
則髮彼兩髦柏舟髮髮如雲不覆髦也借老卷髮如蠶都大士黃髮兒齒閩
官五髮曲局采絲尚猶詢善書髮則用所秦折黃髮垂髮隨文
詩可人生莫遺頭如雪雖得春風亦不消青銅不攬一兩日白髮又添三
四莖趙企

古今事實朱髮共上人面蛇身朱髮路載鬢髮而美昔有仇氏女鬢黑而
其美光可以鑑名曰玄髮傳前髮詩殷早五年湯乃以身禱剪髮自以

為樣被髮伴狂箕子被髮伴狂接輿之披其髮也欲去而獲其害揚子

髮文身周太伯避位斷髮文身一沐三握髮周公戒伯禽曰一沐三握髮猶

恐失天下之賢人被髮而祭初平王東遷幸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于野者曰

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後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信余髮種種

齊侯臣于莒靈蒲斃見泣且請曰余之髮如此種種知余髮能為左被髮左

從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生而髮白老聃初生而髮白故曰老子

誕年少髮白頽回年二十九而髮白語齊人相如使秦持璧却立怒

髮衝冠鬚髮盡白蘇武留匈奴十九年始以強壯出使及還鬚髮盡白以石

試髮漢元鼎間到支國貢馬肝石百升以之拭髮白者皆黑帝坐詳臣於年

泉殿有髮白以此拭之應手皆黑是時公卿語曰不願方伯惟願拭髮在

髮美謝靈運欲入遠公社遠公拒之曰子髮頽而鬚美面與身矣非令終

之相運怒曰學道在心安以貌耶遠公笑而不答後果如所料善見

髮白後梁蕭參軍見人髮白事之者必方便避之擔輿者冬月必須裹頭夏

月則加蓮葉帽晉祖夜白齊高祖恒令左右拔白髮隆昌王高祖之孫年五歲

戲於床前帝曰兒言我是誰答曰大翁帝曰豈有為人曾祖拔白髮乎即擲

去鏡鑷宿髮白齊謝超宗武帝收超付廷尉宿髮白編髮白書題

後政長人號為齊舞公三月與景陳宣帝因內宴王執侍坐上壽

拊帝長曰可愛好老公但恨後嗣弱耳以叔寶非社稷主也影發如鏡

種髮宋武帝御侮群臣各有稱目多髮者謂之羊頭李庶以

清辯每接梁客徐陵謂其徒曰唯有李庶可語耳庶無髮人謂天闕在謔

嘗翫度曰教弟種髮取雖刺而為數以馬尾挿之世傳諸雋多惡疾故廢俗

曰先以方回施貴族藝看有效然後種髮邢邵笑謂謀曰卿不諳李庶何犯

之但稱好髮李緒為民部尚書太宗問曰房玄齡開李緒拜尚書如何對曰

玄齡但云李緒好髮更無他語太宗遽改緒洛州刺史魏丞相

為相丁買公余知政事嘗會食都呈燕淡公鬚謂起拂之公正色曰身為執

政而親為宰相拂鬚耶謂軼事秦少游在東坡坐中或謂其多鬚

少游曰君子多乎哉東坡笑曰小人樊須也聞見錄

詩話于思多鬚山谷戲歐陽誠發詩云愛公好詩又能多老夫何有更橫戈

柰此于思百戰何按左傳華元巡城城者詭曰于思于思弃用後來匣于

思多鬚貌滿面鬚鬚豈且豈言鬚多而疎秀者必貴矣而短者必神氣不足

附馬都尉王晉卿與殿帥曹景道比無鬚每指鬚多者為中相法晉卿尚貴

主嘗從從輩洛間道有後唐莊宗廟默念始沿終亂意斯人必胡人觀神像

兩臉皆髭也晉卿作詩寄貫道云代梁繼李號良圖却感歌兒使委軀試拂

塵埃觀像貌元來滿面是鬚鬚以鬚為于晉公與楊文公遊慶復集必有

談諧之語復皆敏於應答一日甚諫攻文公因晚俟晉公之門方伏拜晉公

亟謂文公曰內翰拜時鬚擊地文公隨聲答曰相公寬處慕曠天蓋揚美鬚

舞而下方盛張帷帳互相譏也

附贈薛書異語今云其敷心腹腎腸歷正百爾百姓于朕志盤庚君之

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孟子百姓死氣滿腹后郊祀志

詩句一笑皆捧腹荆公蚤歲藜藿腹十國便腹貯天真並坡

心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禹謨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大

學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柏舟萬惡不可納於靈臺注心為神聖之臺莊子至

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凡人心險於山川莫知於天應帝王心

固可使如死灰乎齊物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外物學問之道求放心孟子

心之官則思生日子心者形之君而神明之主也問神心居中虛以治五官荀

子聖人清其天君荀子心搖搖然如懸旌而無所終薄蘇秦傳包藏禍心

傳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富辰傳心要在腔子裏伊川語錄心之虛靈無有限

量如六合之外思之即至前乎千百世之已往後乎千萬世之未來皆在自

後集二

前爾人為利欲所昏所以不見此理朱語錄

詩句 一曰看除自三在損道心姚合人於心上起經綸兼錄

古今事實 鼓腹而遊 赫定民之民今哺而嬉鼓腹而遊河魚腹疾申叔展

語 還無社 曰有麥麩乎 曰無有山鞠窮乎 曰無有河魚腹疾奈何見七 腹中無物 王丞相導統周

逸門 腹便便 東床坦腹 曬腹中書 腹中無物 王丞相導統周

伯仁 膝指其腹 曰卿此中何有 答曰此中空洞無物 然容卿輩數百人 腹

蕙 有七竅 竅有九毛 遂剖視之 事君三心 孔子不見晏子曰晏子事三君而

得順 為是有三心 所以不見也 子 余心蕩 楚武王伐隨 入告夫人曰余心

蕩矣 莊 心齋 顏淵曰敢問心齋 仲尼曰惟道集虛 虛者心齋也 世 有兩心

褚先生曰武帝以任安坐觀成敗 有兩心 傳 方寸亂 子門 會心 林本簡不

帝入華林園 顧左右曰會心處 不必在遠 翳然林木 便自有濛濛想覺 魚鳥

自來相親 世 狗面人心 符即 初過江 王忱與兄國寶命駕詣之 沙門法

伏問 朗曰是王吏部兄弟乎 朗曰非 一狗面人心 又一人面狗心 者是耶 忱

醜而才 國寶美而狼故也 裴 木人石心 賈充曰此吳人木人石心也 傳 詳

見風高 鐵心石腸 花門 身是膽 係膽 蜀趙雲字子龍 曹公爭漢中地 運米

之險門

北山下數千萬囊 雲與黃忠取米為公前鋒 所擊且戰且却 入營大開門 公

軍疑而引去 雲雷鼓震天 督射公軍 墮漢水死者甚眾 先主曰子龍一身都

為膽也 軍中號威將軍 後周王雅 洋山之敗 諸將皆退 雅獨拒之 左右

奮斬九級 齊人稍退 雅乃還 周文曰王雅身是膽也 體背膽破 南史王融

矯首竟陵王子良 大學生魏準 鼓成其事 及融誅 召準入舍 人省詰問 遂

懼而死 舉體皆骨 以為準膽破 膽大心小 孫思邈對盧照鄰曰膽欲大而心

欲小

詩話 腹負將軍 東坡聞子由瘦云 十年京國厭肥瘠 日白鮮花壓紅玉 從來

此腹負將軍 今者固宜安 脫粟俗云 大將軍食飽 捫腹而歎曰我不負汝 左

右曰將軍固不負此腹 此腹負將軍 將軍未嘗少出 皆慮也 誌 鼓腹 高爽題

鼓朝 係挹云 身有八尺 圍腹內無寸腸 面皮如許 厚受打未遽 史 談 業

親下如手足之於腹 心 語 毒手尊拳 五代 老拳 志 下之於上 若羊膺之捍

頭 自而覆 膺腹也 若 跌弗視地 厥足用 傷 命 逃 空 虛 者 被 囊 在 乎 懸 懸

之徑 位其空谷 聞人足音 楚然 喜矣 鬼 推足 則 閉 中 非 下 有 也 傳 何

詩句 翻手作雲 覆手兩杜 惆悵 江湖釣竿 手却遮 兩日向長安 收 收 取 玉 堂

後集

擲斃手却來南敵把犁鋤歐灌足萬里流維一夜重足定手脚凍破皮肉死杜

古今事實手胼足胝禹夫江河無股脛無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

有文在手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楚生之父止之曰男其名曰友及生有文

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

不龜手藥宋人有小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泚泚統為

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吳王裂地而封之

藥能令手不龜折故常漂絮於水中也

失左右手王手同色晉王衍每捉玉柄麈尾與手同色

左右四人用事權傾中外人為之語曰鄭揚段薛炙手可熱

宗之妹附會韋氏熱以炙手人咸畏之

而謬於判時人朝之曰說事隊長三天判事手重五斤

春上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

孝矣今予虧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

墨子聞之曰是越而十日十夜足重兩而不休息至即見楚王

師踰越險阻當兩重胛立於秦庭號哭七日

為君也曰有天疾者不得入乎宗廟輒兩足不能相隨齊謂之蹇楚謂之蹶

衛謂之輒穀梁不良于行孟襲之足不良于行注跛也斬笑履者見笑脚病

乘輿江州刺史王弘半道要淵明還州問其所乘答云素有脚病向來藍輿

亦足自及乃令一門生一兒共輿之以脚病廢習鑿齒以脚病廢於里巷符堅

滅焚節素聞其名與釋道安俱舉而致為與語大說以其蹇疾裁堪半脚

短三寸庾王甚希之弟也希誅將戮王臺子婦宣武弟桓豁女徒晚求進閣

禁不內女厲聲曰是何小人我伯父門不聽我前因突入號泣請曰庾王臺

常因人脚短三寸當復能作賦否宣武曰婿故有急遂原王臺一門世說洗

脚失財梁陽子春傳身服垢汚脚數年一洗言每洗脚則失財敗事云在梁

州以洗足致梁州敗膝父不屈田承嗣傲狼不靴子儀遣使至魏承嗣西堂拜

指其膝曰茲膝不屈於人久矣今為公拜失靴方相裴師德長大而貌異于

衆又病足張元一曰為失靴方相因蹇進諷姚崇為相張說懼諸毀岐王申

歎他日崇對於便殿行微蹇上問有足疾乎對曰臣有腹心之疾非足疾也

○獨體群書要語獨體頂也文類獨體謂之獨體廣雅枕而曰之半獨體莊子如此

古今事實扣問獨體莊子使楚見空獨體擊以馬撫而問曰夫子貧坐失理

而為此乎將有凍餒之患而為此乎語卒援獨體見旁曰夫死無君於上無

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與天地為春秋雖南面帝王樂不能過也宋曾生死

列子適衛食於道從者見有歲觸髅擗蓬而指顧謂弟子百豐曰唯予與彼知而未嘗生未嘗死也繫著鞍上王忠先因飢吹入五官將與共從駕出行過冢間無何人取道邊死人觸髅著忠馬鞍上以為戲笑

魏晉書周氏婢名興進入山取樵夢見一女語之曰近在汝頭前目中有刺煩拔之當有厚報林頭果有一朽棺頭穿壞觸髅墮地草生目中便為拔草內著棺中以甕塞穿即於觸髅處得一雙金指環

述異記安青街上元和初市有披麻短女子長三尺許咄咄若有所无每云千忍萬忍終須決一場不放伊忽一日遇一小兒徑前去其衣乃一青竹安觸髅耳

多戰子詩話戰死觸髅劉貢父詠史云自古過功緣底事多因孽律欲封侯不如直與黃金印惜取沙場萬觸髅往往指王韶李憲重唐人曹松亦云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

後村○禮記魂者神之盛也魄者鬼之盛也天氣為魂地氣為魄

淮南子魂者何謂也魂猶信也行不体也動則主於情魄者白也猶着人者也主於性

白虎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魂既生曰魄心之精爽是謂魂魄

左傳師言欲求長生當對服大藥欲得通神當水火形分形分則自見其身三魂七魄而天地靈祇皆可接山川之神皆可殺也

抱朴子

古今事實被除招魂鄭國之俗正月十日於溱洧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被除不祥

外傳魂氣無不之延陵季子適齊長子死葬於廡傳之間既封左袒右還其封曰若魂氣則無不之魂魄思鄉漢高祖謂沛父兄曰遊子思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後吾魂魄猶思沛也

魏略登山羊枯與鄒潤南登峴山垂泣曰我百年後魂魄猶當登此山也

襄陽耆舊傳



新編古今事類全書後集卷之二 終

